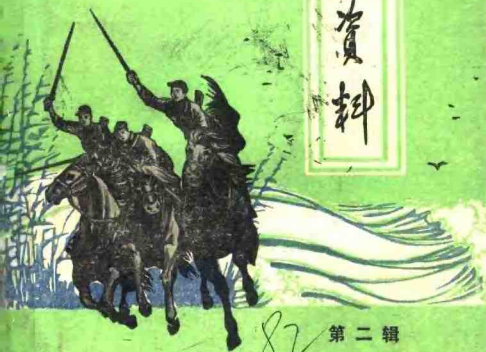


10.04

刘伯承

河漢文史資料



82 第二輯

泗洪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44238/01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泗洪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办公室编印

一九八二年九月

目 录

- 一、彭师长在泗南……………张太冲（1）
- 二、铁骑纵横
——记淮北平原上的骑兵……………周纯麟（8）
- 三、彭师长与《拂晓报》……………（12）
- 四、关于拂晓剧团的片断回忆
——和剧团原指导员路丁同志的谈话记录…（19）
- 五、血战朱家岗……………罗应怀（23）
- 六、朱家岗守备战……………（51）
- 七、战斗英雄戴春涛……………肖 波（60）
- 八、纪念朱家岗战斗殉国烈士纪念碑记……………彭雪枫（61）
- 九、朱家岗战斗殉国部分烈士英名录……………（64）
- 十、浩气长存……………叶 英（6.）
- 十一、不屈的姑娘
——回忆三姐喻尊侠……………喻美侠（70）
- 十二、洪沛同志谈坚持洪泽湖斗争……………（86）
- 十三、陈一石同志谈坚持洪泽湖斗争……………（90）
- 十四、王昆同志谈坚持小鱼路斗争……………（118）
- 十五、重返淮北……………饶子健 赵汇川 王学武（125）
- 十六、双沟大曲酒简介……………双沟酒厂（147）

彭师长在泗南

张太冲

一九四一年元月皖南事变发生后，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，向我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举进攻。为了顾全抗日大局，我新四军四师于五月间在彭雪枫师长率领下，忍痛撤出津浦路西，转移到津浦路东泗南一带，继续坚持淮北敌后抗日斗争。当时，雪枫同志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，并与邓子恢等同志一起共同主持淮北区党委和四师的工作。这时，我担任泗南县县委书记兼县长，与他接触不少。因年长日久，很多事情都已忘记了，这里说的仅是一些片断的回忆。

彭师长来到泗南

一九四一年盛夏，彭师长率领四师主力辗转来到泗南，师部就驻在洪泽湖岸边的半城，现在叫雪枫镇。

当时的泗南县，解放后改名泗洪县，归江苏省管辖。这个县东边是洪泽湖，西边是天岗湖，南边是淮河，三面邻水。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。西北部山岗起伏，东南部平原坦荡。当时它不仅是四师师直司、政、供、卫的后方基地，而且中共淮北区党委、淮北区七地委和淮北区行署等机关也都驻在这里。全县党政军领导机关星罗棋布，自然形成了淮

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。就外部形势而言，东、而、南、北四面接近敌区，只有南面虽与淮南根据地接壤，但沿淮处处受敌，所以它又是抗击日伪顽斗争的最前线。

雪枫同志深知泗南战略位置的重要。当时，他一面指挥部队打仗，一面指导地方工作。他关心泗南的一山一水，对重要地点关心尤甚，其足迹遍于全县。他非常关心统一战线工作，教育我们坚决贯彻执行“发展进步势力，争取中间势力，孤立顽固势力”的方针和“三三制”政策，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。他对泗南县地方各封建派别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并作了透彻的阶级分析，为泗南统战工作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思想。他还关心当地党政建设、减租减息运动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，经常提出询问，听取汇报，及时给以明确有力的指导。

大王庄会见

我第一次见到雪枫同志，是在一九三九年元月。那时我从陕甘宁边区过来，接受党组织分配，前往新四军四支队工作，而途中得知四支队出了问题。在我路经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地时，支队司令员雪枫同志亲自找我谈话，并决心抗留在游击支队政治部做民运工作。彭师长来到泗南以后，我又多次与他接触，其中留下印象最深的，是大王庄的会见。

一九四二年秋季的一天，我去半城向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同志汇报工作。之后，邓老说师长在家，要我去看望他一下。当时，雪枫同志住在半城附近大王庄群众家的一所草房里。会见时，他同往常一样，武装整齐，绑腿扎得紧紧的，

腰间挂着那把心爱的左轮手枪，神采照人。他轻松愉快，心底坦然，庄严持重，决然自信。我是下午到大王庄的，师长留我在那里吃了晚饭。晚饭很简单，无非馒头面条和萝卜白菜之类。饭前谈了一阵，吃饭时边吃边谈，饭后又谈了许多，所以我夜间才返回县府所在地罗岗。

一九四二年，党中央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，淮北根据地也认真地总结了工作经验。此次会见，彭师长谈论这方面的内容较多。他襟怀坦白，严以律己，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，毫不隐讳自己的缺点错误，并推心置腹，现身说法，教育我们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。他的自我批评发自肺腑，饱和着阶级深情。当时，他是淮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，我们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下属。他对下级这样开诚布公，毫无保留，给我的教育极其深刻，正如陈毅军长在《哭彭雪枫同志》一诗中所说的：“整风事不易，自省为更难。洗濯冒冰雪，饮君不畏寒。”雪枫同志谈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，是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，等待有利时机，坚决打回路西，重建豫皖苏根据地。他不为挫折而稍有气馁，也不因一时困难而动摇分毫。他轻松愉快，谈笑风生，气势磅礴，给我以巨大的鼓舞力量。

在三十三天反扫荡中

一九四二年十月，日寇和敌伪狼狈为奸，调集重兵，分五路向我四师师部合击，妄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，把我四师部队歼灭于洪泽湖畔。形势非常严重。

在敌人接近泗南的上塘集时，我们县直机关根据区党委

和师部的部署，已迁至峰山附近活动，配合县总队严阵以待。一天晚上，师部骑兵通讯员突然奔来传达师长命令，要我和罗克明同志（县委书记）立即到司令部接受任务。我们当即上马，夜行二十余里，来到司令部。会见我们的只有师长和政委二人。当时师长作了以下几点指示：一是告诉我们，师部将于拂晓前渡河，暂时转移到淮河南岸的盱凤嘉县境内。先避开敌锋，然后再回师打击敌人；二是命令我们以县总队武装为主，同有关方面密切配合，县不离县，区不离区，坚持打游击战；三是要求我们搞好坚壁清野，尽力保护自己的物资和群众利益。最后，师长斩钉截铁地说：敌人打来以后，有可能建立几个据点，但决不可能持久！

事情果然不出师长所料。在反扫荡中，由于雪枫同志勇敢沉着，精细果断，指挥得法，加以我军广大指战员作战英勇，灵活机动，致使敌人到处扑空，处于被动挨打地位。先后经过三十三天，作战三十余次，全面粉碎了敌人的所谓“扫荡”，师部胜利返回泗南。

大柳巷春游

大柳巷是淮河中间的一个三角洲，位于峰山脚下，洪泽湖畔。这里四周淮水环绕，芦苇丛生，绿柳成林，梨园遍布，桑枣榆槐间或有之；气候湿润，土地肥沃，盛产小麦和大豆，群众生活比较富裕，文化也很发达。这里住着几万农民，是我们的一个模范乡，师长爱人林颖同志在这里担任党支部书记。

一九四三年阳春三月一天上午，接司令部电话，要我陪

同军长、师长和政委到大柳巷玩赏。不时，军、师首长一齐来到了县委。陈毅军长身穿长袍，彭师长和邓政委都是军人装束。我们先骑马到大柳巷隔河相望的双沟镇，那里由县参议员贺子谟接待。见面时我理当介绍，但刚开口说了一个“军”字，师长立即接过话头说：“这是我们大队长！”当时贺子谟对师首长殷情周到，对“大队长”（当时陈军长代号为大队长）却有不同。后来贺得知“大队长”就是陈军长时，后悔莫及，感慨系之。

中午饭后，我们渡过淮河，来到大柳巷小学附近的一个梨树园中，我们休息于绿荫之下，花丛之间。当时的大柳巷，梨花盛开，绿柳抽丝，桑枣吐黄，野花怒放，绿草茵茵。平沙碧野，蓝天白云，群鸟飞舞，风景煞是可观。军、师首长边谈论军政大事，边下围棋。在棋艺的围剿迂回中，混杂着实战的语言。我当时揣想，大概又要打仗了。有时他们也拉我来一局围棋。记得我输给政委一局之后不想再来，但他兴致不已，非要多赢我才是。中间，师长邀军长到小学给师生做了报告，师长也讲了话，随后又返回梨园。傍晚时分，师部随员摆开食品和水果，还有双沟大曲，军、师首长席地而坐，边谈边吃，开怀畅饮，兴尽而返。

第二天，山子头战斗便打响了。经过三四天激战，我军消灭了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大队第一纵队王光夏部，活捉了国民党江苏省省长韩德勤。这时我才恍然领悟到，军、师首长是在周密部署了山子头战斗之后，成竹在胸，抽空才来春游的啊！

关于这次春游，陈老总的《大柳巷春游》一诗留下了生动形象的记载。正是：静则诗书弈技，动则挥军新将！

惊梦与噩耗

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，雪枫同志在夏邑八里庄战场英勇牺牲。鉴于当时情况，中央决定暂缓公布这一不幸消息。所以，当时淮北根据地除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以外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。

就在雪枫同志牺牲的时候，中共淮北区党委正在召开全区群众工作总结大会。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县委书记、区委书记和县区工农青妇方面的负责同志，师长爱人林颖同志也是会议代表。就当时来说，这确是一次空前盛会。会议隆重热烈，与会同志情绪高涨。不两天，突然发现主持大会的几位首长凄然变色，忧虑深思，语音低沉，十分难受的情况。大家都莫名其妙。同时，会上传闻，有人见一群人抬着一个黑漆棺材，棺下还有几个铁环，从铁路西往铁路东去，说是国民党一个师长阵亡。所以，也没引起注意。还有，一天早上，泗南县妇救会主任向我汇报，林颖同志夜间突然大哭大叫，说她梦见雪枫同志，满身血淋淋地站在她的面前，所以惊醒大哭。我们认为，这不过是一场恶梦，并没想到别的。

一天，我到师卫生部看病，发现卫生部长齐仲桓同志神情异常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拉我到房里，又关上门，小声问我：“太冲同志，彭师长在路西牺牲了，你知道吗？”这真是晴天霹雳，使我悲恸欲绝！齐仲桓同志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，并悔恨自己没有随师长一起赴前线打仗，也没来得及前往抢救。最后他说：“现在对内对外保密，特别是不能让林颖同志知道。她身怀有孕，千万注意！”大家都知道，师长与林颖同志刚结婚三年，是一双革命伴侣，平素感情极

好。在战争年代，两人通信突然中断，林颖同志不会不揣想许多。所以，惊梦一事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雪枫同志牺牲以后，党对林颖同志多方关怀，精心照顾。不久，林颖同志生下一子，取名小枫。忠魂有后，这使大家十分欣喜！

敬爱的雪枫同志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

铁骑纵横

——记淮北平原上的骑兵

周纯麟

……有的说，只要看见天边扬起一阵黄沙，一霎间，骑兵队就冲到跟前来了。有的说，骑兵来去一阵风，骑在马上不是人，都是眼灵手快的“猴子兵”。还有的说，骑兵团象条龙，行动起来一、二十里长，遇到敌人，龙尾一卷，就把敌人全部卷去。有的更说那些马呀都是神马，逢山过山，遇水过水，奔起来四个蹄子不沾地，还能在荷叶上飞跑哩。……

四师在淮北路西的时候，受到敌、伪、顽多面夹击，部队经常受到骑兵的袭击。三月间我们在蒙城东北围歼了顽军的一个支队，因部队十分疲劳，就转移到附近的袁店集大小营子休息。第二天拂晓，敌一个师骑兵追来了。那次战斗中，四师的主力二团，那是师长最心爱的一个团，损失了六、七个连队。以后不久三团在一次战斗中又被敌人骑兵搞了一个营部和两个连。营长也被敌人捉去杀了。那时候，敌人的骑兵部队骄横地烧杀、抢掠，我们的根据地不断缩小。最后上级不得不决定退出路西根据地，撤到路东的洪泽湖一带。

到路东，四师师部在陈圩一带。师长看见那里的老百姓都用马耕地，驮东西，高兴地说，这里出马呀，决心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骑兵部队，为二团报仇。任命我为骑兵团团

长，把他骑的“火车头”白马首先送来，这是一匹好马。在大小营子战斗中，师长亲自指挥二团和顽骑兵作战，情况十分危急，同志们都劝师长赶快离开，他硬是不愿意走，通讯连大队长没有办法，最后从旁牵来了这匹马，猛然将师长拥上马背，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，马一阵风地跑出险境，以后师长一直骑着它……

师长又批了三万元淮北币买马和打制马具的经费。骑兵团一共有七百多匹马。

当时不少战士不会骑马，不少干部不会喊口令，有些同志见马撒野就毫无办法。行军时有些同志还从马背上掉下来，装备也很差，在马背上绑上一条被子当马鞍，踏蹬是用柳条编的，缰绳都是普通麻绳。由于没有经过训练，这些马跑不快，也跳不高……

当年冬天，部队到界集大江庄等地训练，对大家提出具体要求：“上马要象蛙蟾一样轻快，骑坐要象磐石一样稳固，奔驰要象风雷一样迅捷”。大家不仅能骑着马通过各种复杂地形和障碍物，而且能在马奔驰的情况下砍杀敌人，在马背上扫机枪，打小炮，能隐在马肚子旁边通过封锁线。一匹马狂奔过来，战士们抓住尾巴就能跳上马背。

骑兵的马，步兵的腿，行军宿营下来，人不休息先要遛好马。寒天马跑了一身汗，遛马时把自己的大衣、被子披在马身上，夏天战士们拿自己的津贴买鸡蛋、绿豆、西瓜给马吃，马瘦了，便给马吃烧饼、油条补养（当时津贴很少，战士自己是舍不得花钱买油条吃的）。每匹马都有名字“小红”、“小花”、“小豹子”、“草上飞”、“一阵风”，有的还把自己的姓加在马的名字上。战士天天刷马，不使马

身上有灰尘。“马身上的灰，就是战士脸上的灰”。除了马就是刀，一天擦几次，把刀擦得雪亮雪亮，有的还在刀把上系几条很鲜艳的红绿绸布。平时刀不离手，没事就练习劈刀，夜间也枕着刀睡觉。“平时我不爱刀，战时刀不爱我”。

第一仗除打死的外，俘虏八十多人。第二仗敌人来搬尸，又俘虏三十多人。以后敌人见到骑兵就害怕，有时老远看见老百姓驮东西的驮队，就以为骑兵来了，吓得赶紧往据点里跑。

在界集破草圩子，有次我们看中了一匹马，马的主人是个老奶奶，我们耽心她舍不得卖，但马确实好，两个战士舍不得离开。一个说：“老奶奶，你一个人养这匹马，有人喂它吗？”老奶奶一听就笑起来说：“同志，你看中了我这匹马了吧？好，你们看得上它，我就给你们。”我们给她钱，她怎么也不肯收。后我们说，你不要钱，我们就不牵马，她才收下了。临走，她又说：“我家没有人在部队上打鬼子，这匹马就算我家半个人吧，我给它取个名字，我们这里叫破草圩，就叫它破草飞吧”。

以后部队打到泗县、睢宁、灵璧、肖县、铜山等，扩大了路东根据地。

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在半城举行西征的誓师大会。师长说：“我们要报仇，为二团报仇，为路西人民报仇，你们骑兵团要把在路东的威风到路西去露一露。”

路西第一仗小朱庄，……匪首王传受抵抗不得，慌忙逃跑，“不要放走王传受”、“不要放走缺耳朵的王传受”。我五大队一个浑名叫大麻子的是一个老红军战士，一抬头看见

有十几个带短枪的敌人围着一个大个子跑，他掉过马头，直冲进去，照准那个大个子就是一刀，当他的马窜过敌群时，敌人向他的背后打了一枪，他向前窜了一下，差点栽下马来，回头一看，那些敌人从地上扶起大个子又在跑。他没有顾及自己已经负伤，拨转马头，又一次冲进敌群，照准那个大个子的脑袋就是一刀。这时敌人又向他打了两枪，他才从马上栽下来。后来，才知道被他砍了两刀的大个子就是匪首王传受。我们英勇的老红军战士也牺牲了。

为了开辟荡南地区，我们向刷集的敌人发起攻击。刷集顽军驻地是紧挨着的两个大小圩子，步兵攻开大圩子，敌人就退进小圩子继续顽抗。这时，师长在大圩子亲自指挥两门山炮向小圩子敌人作低射击，几炮一轰，敌人吃不住，就突围逃跑。这正中了我们师长的计。我们骑兵就杀上去了，骑兵一出击，师长就上了大圩子围墙，手指着，大声嚷：“你看那个领头的小伙子多勇敢，他的马跑得多快”。见骑兵如入无人之境，在敌人中间横冲直闯，左砍右杀，师长非常高兴，不时拍手叫好。正在这时，突然飞来一颗流弹，打中了他的腹部，师长身子一歪，倒下牺牲了。

彭师长与《拂晓报》

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，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，不仅是个善战骁勇的军事指挥员，也是个思想敏锐、有文才的政工领导干部。他十分重视宣传工作，至今，在淮北人民中还传颂着彭师长和他的“三件宝”（即骑兵团、拂晓报、拂晓剧团）的故事。我们这里记叙的是彭师长关怀《拂晓报》的几个片断。

一份难得的精神“珍品”

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，部队（当时叫豫皖苏第一游击支队，四师前身）在河南竹沟镇整顿训练，准备誓师东进。军事俱乐部的同志在城门楼底下出了一块壁报，把部队的学习、军事训练、生活情况反映了出来，形式有思想评论、报道、故事等，还配有花边插图，可算得上内容丰富、版面活泼。彭师长早上出来散步，走到城门下发现了壁报，站下来着了好大一会，咀里啧啧赞道：“俱乐部还真有几个人才呢。好！好！这块壁报提醒了我，部队是要有张小报，帮助我们讲话”。随后，支队党委作出决议，宣传科负责出版一份油印小报，起名叫《拂晓报》，去动员广大军民艰苦奋斗，胜利之日就在前头之意。

报社建起后，一开始只三、四个人，采访、编辑、刻写、印刷等工作全包在他们身上。报社的“家当”也寥寥无几，只有两支铁笔、两块锈钢板。腊纸、油墨、纸张，一是靠从敌人那里缴获，二是靠部队派人或通过商人到敌占区去购买。没有油印机，就用图钉把腊纸、罗底从一头钉死，另一头用薄木条夹上，即可印刷。开始没有经验，一张腊纸印的张数少，又模糊不清。彭师长急了，叫报社赶快开会，研究改进办法。后发现油墨里面有杂质，他们就用纱布一点一点过滤，在刻写技术上也加改进，经一段时间的实践，小报印刷得很漂亮，每张腊纸印的份数也增加了，字体丰富多样，有仿宋体、美术体、蝇头小楷等，又有多种花边，又能套色。三师还专门派人来参观过呢。路西《新民主报》每得到一份《拂晓报》，都要认真研究该报的编稿、插图、花边等。

为加强党委对报纸的领导，师部还成立了党报委员会，彭师长亲自担任主任，每月开一次会，总结上月的报道工作，研究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，确定下月的宣传中心。有时还亲自参加报社研究版面安排的会议。哪一期以宣传什么为中心内容，登哪些稿件、放什么位置，都讲得很在行、很具体。师党委开会研究工作，彭师长还叫报社同志参加，以便掌握报道动向。他有时还亲自撰写社论，对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军事工作作出指示。重要稿件他亲自审查，对需要修改的地方都用笔划出来。逢重大节日和重要会议，已刻好的腊纸他还要过过目哩。彭师长每次出发到连队或地方，除带秘书、参谋、警卫人员外，还带记者，一旦发现某处有典型时，立即叫记者写稿报道。可见，彭师长对《拂晓报》倾注了多少心血啊！

《拂晓报》不仅刊登了毛主席、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讲话，刊登了全国的抗战形势，同时报道了四师和淮北人民团结抗战，巩固淮北根据地的情况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交通不便，很少看到革命书报。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部、军民接到《拂晓报》都争相传阅，把它看作是一份难得的精神“珍品”。当时，《拂晓报》还寄给延安党中央的宣传部门，重庆的新华社、《新华日报》社。曾经受过新华社负责同志的表扬。同时也寄给国民党的重要官员和宣传机构。一个国民党官员吃惊地说：共产党不得了，肯定最近从国外买来两架印刷机，一架在淮北，一架在海南岛。这话在四师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笑话了。其实，《拂晓报》一直到一九四三年间才通过上海、蚌埠地下党的关系搞来铅字，才开始铅印的。

《拂晓报》出到五百号时，毛主席为报纸题了“坚持游击战争”几个大字，师部还开了庆祝大会，彭师长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对报社的同志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，你们是四师宣传工作的‘元老’，是元老之王，是搞宣传工作的专家”。会后，师部领导和报社全体同志一起会了餐。报纸出到一千期，陈毅、李一氓、张爱萍等同志也为报纸题了字，对报社同志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。

至今，《拂晓报》还存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。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！

严父般的重视和慈母般的关怀

是的，彭师长十分重视《拂晓报》，也十分喜爱、关怀报社的工作人员，在当时，这是四师指战员传为美谈的“佳